

铁轨上的灯

□红孩

4582哨所西部沙漠某国防基地西北角的一座小山上。哨所里有六个兵，一个是班长。他们的任务，一是担任基地外围的警戒，一是负责每天巡逻。

从基地到100公里以外的县城每天要开过一辆列车，列车一半装的是人，另一半是生活和军事物资。在中途的50公里处，还有一个哨所，代号为4583，里边有十个兵，一个是班长。县城是连队所在地，在火车站也设一个六个人的哨所，代号为4584。按照要求，三个哨所每天清晨五点，各派两个战士沿着铁路对行，一边走路，一边检查铁路的路况。

巡道工的行走不同于城里人休闲散步，沙漠地区早晚温差大，早晨还穿着大衣，等到中午就要脱掉。最可怕的是到了八九月以后，天气逐渐寒冷，狂风暴雪是常有的事。三个哨所约定，以中间4583哨所为中心，往另两个哨所各行25公里处为界点，每天中午11点双方

以一胜多

□鲍山山

《列子·汤问》有一则故事：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

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

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

孔子不能决也。

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

这故事真好。比司马迁《孔子世家》和王肃《孔子家语》中那些记述孔子无所不知的故事好得多。那些故事，有些固然属于孔子的专业范围之内，宜乎孔子知道，可以回答得出，有些则显然属于怪力乱神，不但超越孔子的“专业”，也为孔子所不齿——比如所谓季子掘井得坟羊，吴王拆城得骨节专车，都是这一类。司马迁、王肃之所以津津乐道这些，大约是因为这样就能说明孔子之圣。孔子当时被很多人尊为圣人，确实是因为他比一般人博学得多，但也不至于多到如同今日网络之谷歌百度，什么人碰到什么不明白的东西，都可以找他来问，而他都能回答得出来，给人满意的甚至让人惊叹的答复。

大概是基于人们对孔子“多知”的神化，不大信服孔子的道家派著作《列御寇》就编排了上面的故事来揭露真相——真相是：孔子并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连两个黄口小儿的问题都可能让他张口结舌。

这个故事的最后一句暴露出编造故事者的动机：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

孰为汝多知？那些崇拜孔子神化孔子的人呗。

但是，列御寇先生(假设这

心重

□刘庆邦

我认为，心重关乎敏感，关乎善良，关乎对人生的忧患意识，关乎对责任的担当。

我的小弟身有残疾，他活着时，我不喜欢他，不愿带他玩。小弟弟弟病死时，我却哭得浑身抽搐，昏厥过去。母亲因此得出了一个看法，说我是一个心重的孩子。

难道我真是一个心重的人吗？回头想想，是有那么一点儿。比如有好几次，妻子下班或外出办事，该回家不能按时回家，我总是不由自主地为妻子的安全担心。我胡想八想，想得越多，越焦躁不安，直到妻子回家。

许多人不愿意承认自己心重，认为心重是小心眼儿，是性格偏执，是对人世间的有些事情看不开、放不下造成的。对于这样的认识和说法，我实在不敢认同。我认为，心重关乎敏感，关乎善良，关乎对人生的忧患意识，关乎对责任的担当，等等。从这些意义上说，心重不但不是什么负面的心理现象，而正是一种积极、健康、向上的心态。

我冒昧地作出一个判断，凡是真正热爱写作的人，都是心重的人，任何有分量的作品都是心重的人写出来的，而非

见面，一个小时吃饭、聊天，12点返程，争取下午4点前到达各自的哨所。如果11点没有等到对方，就在原地等。超过12点对方还没来，等待的一方就要沿着对方的路线走下去，直到见到对方的人。否则，就以违规处理。

从县城发出的火车时间是中午11点，中途在50公里处4583哨所停留5分钟。第二天上午11点，火车再从基地出发，中途在4583哨所同样停留5分钟。在这30分钟里，人员的换防，生活用品的补给，特别是军地往来的信件，都要在瞬间完成。

战士们起初来到军营时，常怀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甚至想将来成为一名将军。等到了连队，特别是来到基地哨所后，他们才知道，他们这两年要面临的并不是影视剧里的战斗大场面，更不是男兵女兵的罗曼蒂克，而是茫茫戈壁上两条永远平行的坚硬而冰凉的铁轨。从班长到排长，从排长到连长，每一个老兵在欢迎新兵的动员会上都会说：“到基地当兵，就要打消过去的种种理想，更不想那些不着边际

的浪漫，在这里条件艰苦不可怕，可怕的是每天的寂寞，每月的寂寞，每年的寂寞。只有耐得住寂寞，才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国军人！”

沿着铁路行走是寂寞的，寂寞得有些吓人。士兵们最初的几天还有话说，可时间长了，话也就越来越少了。偶尔讲几个荤段子，因为太熟悉，连嘴唇的胡须都懒得动一下。某日，4583哨所的甲兵对乙兵说：“咱们这地方太荒凉，连个母兔子都看不见。”乙兵说：“我不想母兔子，我想女歌星。要是咱们总部的歌唱家白薇来就好了，我太喜欢她了。”甲兵说：“看你美的，做梦吧你！”

寂寞的日子一天一天过着。某年春节，戈壁滩又迎来了一场多年不见的风雪。4583哨所的甲兵和乙兵照常早晨5点去巡逻。他们走到半路，突然对讲机里得知，总部首长今年春节将安排文艺小分队到基地慰问演出，队长就是乙兵非常喜欢的白薇。而且，他们还得知，文艺小分队在火车经过4583哨所停留的5分钟里，要给在家值勤的战士演唱两首歌。听到这

赶紧补上人文课

□梁晓声

某年某月某日，上海市某小区内，一名女大学生爬上四楼的窗台欲跳楼，引得楼下围观群众起哄，他们说着冷言冷语，或讥讽嘲笑。最终，女孩纵身跳下，幸运的是，她落在已经铺好的气垫上，只受点轻伤。而令人寒心的，竟然有围观者说：“这么矮，根本摔不死。”

我们总是把这种现象延伸到“社会出现了问题”，说社会使人们感到郁

闷，因此导致这种现象。但是我个人觉得这种思维是不对的。因为如果是在一个受到长久的良好的文明和文化影响的国度里，即使社会存在的问题很多，人民也不会是这样的。即使在有阶级冲突的社会里，有品性的文化所张扬的也是一种超阶级的“人性向善”的力量。而我们的文化人文含量太少，因此我不赞同把这都归结为社会问题。即使一个社会出现了问题，作为一个人，他的做人底线也不应该是把看着自己的同胞将死，当成乐子围观之。

烧香的孩子

□戴成法

寺庙之中，佛像之前，几个身背书包的孩子结伴上香，煞有介事地虔诚跪拜，口中还念念有词；菩萨保佑，帮助我考得高分……这是笔者亲历的一个真实场景。眼下，一些孩子学习不用功，临到考试尤其是高考，便到庙里跪求智慧无上的文字菩萨保佑。毋庸讳言，孩子的类似做法，与家长不无关系；有的家长甚至不辞辛劳，带着孩子或代孩子进庙烧香，祈求神助。迷信神灵，折射出无奈和无知。不过，细细想来，祈神行为或许有着源远流长的由来。

《夷坚志》载：泉州南安县学府前，有一黄龙溪。乾道四年，天台县令鹿何路过学府门时，忽闻路人喧哗；

值得深思的是，古代读书之人，大

小事看心

□音乐蕾

有些人做了一些小事就能令人肃然起敬。

公司广州分部的一位经理结婚，我们应邀参加婚礼。我观察了一下，女孩子们大概是为了斗艳，打扮得都挺漂亮。男士们也各有看头：比新郎官职务级别高的高管人员，年纪一般也比新郎要大些，他们大都是着高级休闲装、薄毛衫之类；与新郎官穿得相当的，穿衬衫的比较多，还有穿改良西装，介于正装和休闲装之间；新郎官的部下们，则是正统的西装革履，很谨慎地去帮着忙些事情。

其实看来来宾表情也能分辨出来：轻松地在一边谈笑风生的，要么是新郎的上司，要么就是新郎的朋友。

典礼要开始时，研发部老总林先生到了。他是公司的核心人物之一，快乐起来一座角楼。”——东便门角楼。从城墙这边走到那边，慢慢地踱，细细地赏，也不过30分钟的时间。可是，从明朝到现在，数一数岁月的脚步，却又如此漫长——几百年的时光啊。一部时装的光阴的故事，瞭在古城墙上，已经发黄。

□高昌

北京火车站正后方，有一个到北京旅游的人们很少光顾的明城墙遗址公园。不是这座公园不值得逛，而是因为它原来掩藏在棚户区和危房的包围之中，前几年才被当作老北京的一个重要景观重新找到了回来。作为旅游景点来说，它还很年轻。

长约1000米的青灰色城墙，在200多棵古树和10万平方米绿草拱围下，从崇文门三角地向东，沿崇文门东大街街静蜿蜒，直到二环路路口。它的东端连着明代都城硕果仅存的最后一座角楼——东便门角楼。从城墙这边走到那边，慢慢地踱，细细地赏，也不过30分钟的时间。可是，从明朝到现在，数一数岁月的脚步，却又如此漫长——几百年的时光啊。一部时装的光阴的故事，瞭在古城墙上，已经发黄。

个消息，乙兵狠劲地拍着甲兵说：“要是不值勤该多好，那样我就可以看到白薇了。”甲兵说：“我们想个办法，让火车经过咱俩时停下来，这样不就可以见到白薇了。”乙兵说：“除非是铁轨出了毛病。”甲兵说：“咱们就说螺丝松了，需要紧紧。让火车速度慢下来。”乙兵说：“你就不说螺丝松了，这冰天雪地的，火车也不敢开快！”

甲兵和乙兵正在说话间，一阵狂风吹来，大雪迷住乙兵的双眼，他脚下一滑，身子重重地摔了下去，头部刚好磕在铁轨上。甲兵抱起乙兵，大声喊：“兄弟啊，你可不能睡过去，白薇很快就会来的！”

狂风吹打着戈壁，发出尖利的吼叫。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甲兵把耳朵贴近铁轨，火车还没有到来的声音。乙兵刚才的一击，开始说起了胡话，“天黑了，快把手电筒打开。灯，灯……给白薇！”

甲兵左手抱着乙兵，右手从挎包里取出手电筒，将开关上推，对着乙兵的眼睛照了照说：“兄弟，灯亮了，挺住，火车马上就开过来。白薇要来了，我们一起听她唱歌，唱你最喜欢的歌。”

等火车在甲兵乙兵身边停下时，车上的一位战友说，白薇此刻正在途经的4583哨所等待甲兵和乙兵们归来。

（据《文汇报》）

□王时敏

我们文化的启迪影响力不够。我很担心我们将来有一天会受到文化的报应。我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到现在如果还不赶紧真诚地补上人文这一课的话，有一天，文化的缺失会给我们带来悔之晚矣的后果。

一个公民，应当具有自由、公平、正义的公民理念，公民社会的核心原则当是“我予人善，人待我仁”，我们不能把自己当做看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中国的主人。社会好的话，我们的一份功劳。社会不好的话，也有我们的一份责任。我们在骂社会、骂政府、骂别人的时候，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做到了对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应该负有的责任。

（据《文摘报》）

□王时敏

多日学不辍，夜读秉烛；古之传说之中，状元及第者往往夜以继日，刻苦勤学。战国苏秦夜读欲睡，不惜以锥刺股；西汉匡衡夜读无烛，不惜凿壁偷光；东汉孙敬夜读困乏，不惜以头悬梁；晋代车胤家贫无油，不惜囊萤以学，便到庙里跪求智慧无上的文字菩萨保佑。而后代同好孙康孜孜苦读，则不惜户外“映雪”；宋代杨时拜师求教，不惜程门立雪……学，然后知不足；学，然后成大器；学，而后才有神龙兆祥、锦上添花的传说。

撇开现行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不说，如今的一些孩子，因为养尊处优而却失了吃苦耐劳的韧性，平时不思刻苦学习，考前祈盼神灵保佑。与古人相比，迷信思想绰绰有余，实际努力遥遥不及，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性的倒退。

君子劝学曰：“学不可以已。”师旷鼓励曰：“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孩子年幼，当勤勉于学，切莫奢望不劳而获、侥幸成功。要知道，溪龙显灵，只是神话；优胜劣汰，才是现实。

（据《文汇报》）

□王时敏

她知道我的心意，回答说：“那我得好好想想！你先别乱买，我想好了肯定告诉你。”

过了两天，她给我留言：我特别喜欢xx牌的凉鞋，你给我带一双回来！我穿37码。我去逛了趟商场，很顺利就买到了。

回国后，我把带回来的礼物给大家分完后，偷偷拉过小蓓说：“亲爱的，你要的这双鞋正在搞特价，是整间店里最便宜的一双，太划算了，所以我也买了一双。”

小蓓拿着礼物，高兴地说：“因为我查了他们公司网站，正好我喜欢，也免得你为了给我买东西，跟没头苍蝇似的溜达好几天！”

想想，我本来最想送小蓓礼物，但恰恰给她买东西最省时间，也最省心、省钱。如果她一味客气说“什么都不需要”，我就会很为难，要费尽心思琢磨带什么礼物才能让她欢心。其实，能正确地给别人着想也是种本事。

我们怎么认清一个人？无非以眼观，以事品，而事越小越见人心。

（据《北京青年报》）

大宴无味

□老猫

看文人写吃喝，多是对美味小吃、故乡风味的夸奖，少有大宴的描述。

“宴会之趣味如果仅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将诅咒那第一个发明请客的人。”作家郑振铎写出这话，是在抱怨交际性的宴会。座上客很多，却有无数生面面孔，就算问了姓名也记不住。菜上来，吃什么都没味道，只是和大家陪着笑脸。想告辞，又怕主人不高兴，别人说三道四，于是只好强撑下去。

经常赴宴的人，肯定都有这种感受：宴会场所很高档，餐具很高档，甚至客人也很高档，菜肴自不必说，但就是吃不香，也吃不饱，回家后，没准还得来碗泡面。

所以，看文人写吃喝，多是对美味小吃、故乡风味的夸奖，少有大宴的描述。那大宴，实在吃得累。其实不仅是文人，就算皇上皇后也是一样的地方也有在画中的时候，也有我们的一份责任。我们在骂社会、骂政府、骂别人的时候，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做到了对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应该负有的责任。

有一幅名画，叫做《韩熙载

夜宴图》，画的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官员韩熙载请客吃饭的景象。大家都说，这画显示了贵族奢华的晚宴，多么多么靡费。不过，韩熙载靡费的可真不是吃的，他靡费的是家具和歌舞。有人仔细看过那张画，画上虽然人物众多，但桌子上，只有四碟四碗，能看清楚吃的，只有柿子

和类似糯米团之类的东西。其实，在宋朝以前，吃宴席是很辛苦的，倒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没有椅子凳子。大家吃饭，主人坐在榻上，客人可就非得席地而坐了，要是和长辈、皇上吃饭，没准还得跪着。宋朝前后，椅子凳子才开始普及。

吃饭不舒服，除了家具之外，还有个原因，就是规矩多。比如客来要敬茶敬酒也就罢了，甚至桌席规格也要与客人的地位相称。各桌上餐具也不一样，菜数不一样，内容也不一样，就是为了分出人的层次、差异来。长幼尊卑、亲疏远近，搞得一清二楚，真不知道是排座次还是吃饭。清朝叶梦珠在《阅世编·宴会》中说，入席前要先敬酒，之后才能入座；大家按身份从左到右坐好，还要说客气话，作揖，这才能坐下。想必这样的饭是没味道的。

（据《广州日报》）

纸上的房间

□王祥夫

很喜欢王时敏的一幅画，画面上重山叠嶂，林木相当的幽深，当然还有细细亮亮的泉水从山上一级一级很有耐心地跌落。林木之中有小屋数椽，有一眉清目秀书生模样的人正在里边捧着书读。那山，那水，那画中的幽静真是让人想在世间找这么一处好地方，也好让人能在那里听泉，读读书，写写字，看看帖，寻寻涧边细如发丝的幽草，访访世上如车轮的奇花，这才是神仙过的日子。但世上没有这样的好地方，这样的地方也只有画中才能找到，我想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喜欢绘画，才会喜欢倪雲林和龚贤。

文人们的书屋大多也都建筑在纸上，所以这些房子只能叫做是纸上的房间。文人们也只好在纸上建筑他们的房间，他们总是有很多的想法而又无法一砖一瓦地真正实现起来。

一旦实现起来又总是多灾多难，一如丰子恺先生的缘缘堂，给先生善良的心灵带来多少打击和创伤。什么是文人？文人大多是耽于幻想的人，精神总好像多多少少有些毛病。但这种毛病在某种时候又是好事，能安慰文人们纤细而敏感的心灵，比如没有房子可住，他却可以给自己取一个“万亩园”的堂号。比如他住的只是一间小小矮矮的老平房，他却可以给自己取一个“听风漫月楼”。文人是什么样的人？文人是可以苦中取乐的人，如果他不能以苦中取乐，他又有那么多知识，那他的痛苦就一定要比别人来得更多。我的一个朋友，住着一套糟糕的楼房，楼上总是往他的家中漏水，小区又总是不好好给修，水就那么一年四季涓涓不止，后来他干脆给漏水的地方开了一个小小的水阀，用塑料管子把水接到阳台上，阳台上就经常那么“飞流直下三千尺”，我的朋友居然安之若素，并给自己的书屋取名为“听泉书屋”。

文人们在自己的精神田园里，文人的精神田园空前的漂亮，而且是要有什么什么，梅花、竹子、兰草、太湖石样样都有，如果他别出奇想，连原子弹和轰炸机他都能拥有。还是那句话，什么最丰富，想象最丰富，一个人可以在想象之中得到无边的乐趣。

还是纸上的房间吧。我的好友书法家殷宪的书房叫“持志斋”，因为他的北方口音，便让人听成了“吃纸斋”，什么才吃纸？我和他开玩笑说老鼠才吃纸，但光吃纸还不饿死，不如到“黍庵”（作者自号，编者注）讨些黍子吃为好。殷宪先生便又和我开玩笑，写一横批，上边写“黍庵”二大字，其左并有小字题跋。

这题跋便是书生面目，有些学问的味道在里边，说点什么“黍乃一种北方农作物，我们北方人吃黄糕离不开黍，黍一且剥了皮子便叫“黄米”，黄米何物也……”

中国的文人们习惯给自己的小小住所起堂号，那都是些建筑在纸上的房间，纸上的房间总是能给人更多的想象，而想象可以使一个人生活得更浪漫一些。这是文人们给自己落实住房政策的一种方法，倒不必考虑是否超过了平方米。如果考虑平方米面积，我的朋友来德的书屋名字直要把一些人吓死，他的书屋的名字是“万山排排窗窗乐园”。这让人想到地震，想到山摇地动，但他喜欢山，你也没有办法。我们现在的住房能看到山吗？站在阳台之上，我想能看到到的也只是那边灰灰的平房屋顶和左左右右遮得连太阳都让人晒不到的楼房。楼房是山吗？楼房不是山，如果左左右右的楼房是山倒好了，可以让你欣赏山的千姿百态，但楼房毕竟不是山，你无法在城市的地面上建筑你想要

的房子，所以，你最好在纸上建筑你美丽的房子。

（据《光明日报》）

小树。漫步在这坟埕上，我甚至觉得，从这处唤起的穿透时空的共鸣，或许能够寻觅到来自久远岁月中的回声。这段古城墙，仿佛幻化为一位苍苍的老人，眼含留恋的热泪，挥手向昨天告别，然后步履蹒跚地继续走向明天。

阅读这段明城墙，如读一篇耐人寻味的散文佳作，有曲折，有悬念，有白描，有华彩，看起来平平淡淡，却又平而不平，淡而不淡，形散神不散，令人久久难忘。在金色的树叶缓缓告别瘦瘦的褐色枝干、翩翩地飘回大地的思念里的时候，在残阳下忽然发现手边的诗卷沾染了淡紫色的忧郁的时候，在长久地攀援和寻找之后的登上龙的喘息和沉重的呼唤之中，登上老北京这段风刀雨蚀的灰色城墙，我还用再千万次地问吗：什么是沧桑？

（据《光明日报》）